

# 卢卡奇早期思想中的宗教之维\*

## The Religious Dimension in Georg Lukacs' Early Thought

陈影

CHEN Ying

### 作者简介

陈影，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CHEN Ying,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Email: [rucchenying@126.com](mailto:rucchenying@126.com)

## Abstract

Georg Lukacs is recognized as the founding father of Western Marxism. The religious dimension in his early thoughts, which is the key to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Lukacs', has rarely been explored in the academia. Based on a close reading of Lukacs' early writings, this paper delves into his Christian mysticism and Jewish mysticism to reveal those critical feature and practical feature in his thought that religious perspective illumines. Christian mysticism in Lukacs' early writings is shaped by the context of German romanticism, exploring the reality of life, i.e., a reevaluation and representation of reflective experience of subjectivity. His Jewish mysticism, under the impact of Buber and Bloch, focuses on the immersion of subject and object. The religiosity mediated by such mysticism is connected with redemption in real life; it renounces this world and ignores the other world, the dialectical attribute of which points towards the Marxism Lukacs accepts and practices in his later period.

**Keywords:** Geogr Lukacs, Western Marxism, religion, mysticism, dialectics

## 一、被忽视的卢卡奇早期思想中的宗教之维

卢卡奇（Georg Lukacs, 1885-1971）是学界公认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者和奠基人，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演进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正因如此，人们普遍关注并聚焦研究卢卡奇中晚期具有明显马克思主义品格的著作，如《历史与阶级意识》（*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Studies in Marxist Dialectics*）。作为具有开拓创新和自我批判精神的哲学家，卢卡奇在晚年也多次明确表示希望读者能够批判地阅读自己的早期作品[如《心灵与形式》（*Soul and Form*）和《小说理论》（*The Theory of the Novel: a Historico-philosophical Essay on the Forms of Great Epic Literature*）]，否则便会出现方向性的错误。<sup>①</sup>因此，卢卡奇的思想发展看似遵循着一种日臻成熟，逐渐转向马克思主义的趋势。学界对其研究的侧重点在很长一段时间都集中在马克思主义视域内的“总体性”“物化意识”“主客体统一”等核心概念的哲学内涵与现代启示。虽然近年来，学界开始关注青年时期的卢卡奇思想，但相关研究常常聚焦卢卡奇的美学思想或不同哲学思潮对卢卡奇的影响。卢卡奇早期思想中的宗教维度鲜有人问津。

卢卡奇早期思想中宗教维度被忽视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卢卡奇自己在晚年不遗余力地否定和批判自己早期的作品，这在很大程

---

\*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成果，项目编号：21XNA028。[The paper is a result of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project funded b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Special Funding for Basic Scientific Research in High Education Institutions). Project No.: 21XNA028.]

<sup>①</sup> 马尔库什：《生活与心灵：青年卢卡奇和文化问题》，衣俊卿等译，载《卢卡奇再评价》，阿格妮丝·赫勒编，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页。[Gyurgy Markus, “Life and Mind: Young Lukacs and Cultural Issue,” trans. Yi Junqing et al., in *Lukács Reappraised*, ed. Agnes Heller (Harbin: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Press, 2011), 6.]

度上影响了后人的研究路径；第二，宗教常常被人们简单地理解为体制性的信仰团体或系统的神学教义，蕴含其中的神秘主义思想及其携带的现实品格与辩证法特质即便体现在早期卢卡奇的作品中，也往往被研究者归到其他的研究范畴并置审视。张亮教授将卢卡奇淡忘或“抛弃”自己早期作品的原因归为早期卢卡奇经历了漫长的，甚至是痛苦的思想求索，他最终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彻底解决了自己的思想危机。卢卡奇自然不愿过多回溯自己之前的痛苦。其次，面对各种复杂的政治环境，卢卡奇始终坚守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其早期作品在表面上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也不会被卢卡奇晚年所处的政治环境接受。<sup>①</sup>这一分析非常到位，但需要指出的是，任何伟大哲学家的思想转向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所谓的“转向”亦非无所依，其根基便是该哲学家早期的思想探索。我们甚至可以说根本不存在所谓的转向，有的只是其原有思想的重塑和调整。虽然我们不能用“一步到位”来标记卢卡奇思想演变的轨迹，但其思想发展过程中的连续性不容忽视。换言之，卢卡奇的思想分期呈现出一种表面上的若干“转向”和潜在的连续性。在这一逻辑下，卢卡奇的早期思想对理解他后期的作品具有重要作用和影响，“这种影响在他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还在起作用”<sup>②</sup>。

在具体探讨卢卡奇早期思想中的宗教之维前，我们需要对他的思想分期进行界定。学界对卢卡奇思想分期的争议比较大，但无论依据何种分类方法，大多将卢卡奇1918年加入匈牙利共产党之前视为卢卡奇思想的早期阶段。如果说把卢卡奇接受并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作

<sup>①</sup> 张亮：《卢卡奇早期思想发展及其思想史效应：100年后的重访》，载《学习与探索》，2018年第11期，第144-145页。[ZHANG Liang, "The Early Thought of Lukacs and Its Effect in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Revaluation after 100 Years," *Study & Exploration*, no. 11 (2018): 144-145.]

<sup>②</sup> 刘象愚：《卢卡奇早期的美学思想》，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1期，第80页。[LIU Xiangyu, "Aesthetics in Lukacs' Early Thoughts," *Journal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no. 1 (1991): 80.]

为他思想的成熟阶段，那么，这一阶段与其早期思想的关系并不是断裂式的，卢卡奇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中的辩证法品格，可以追溯到其早期对生命意义的探究。<sup>①</sup> 这一时期的卢卡奇用心灵的危机表征现代性的文化危机，通过生命哲学中的经验主体，探寻生命的意义，但生命哲学带给人们的只有实现自我本质的许诺，而不是这种许诺的实现。<sup>②</sup> 借用卢卡奇的逻辑框架便是，总体性的丧失使卢卡奇的早期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浸润着超验性的维度。

这种集中体现在神秘主义思想中的超验性维度表征了卢卡奇的宗教观。本文所言的卢卡奇早期思想的宗教之维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其早期作品的神秘主义思想中。尽管神秘主义思想与宗教观不尽相同，但两者在很大程度上都指向了一种在承认自身有限性基础上的对超验性的寻觅。神秘主义是人类在精神层面寻求与超验性秩序达成完美和谐的一种表达。<sup>③</sup> 神秘主义的历史远远早于体制性宗教的历史，很多被正统宗教边缘化的神秘主义思想在20世纪初期得以复兴。因此，对早期的卢卡奇而言，其思想中的超验性维度更多地体现在神秘主义思想中也就不足为奇了。纵观卢卡奇一生的思想轨迹，我们可以看到他从未完全认同任何体制性的宗教。尽管他生于犹太人家庭，但在20世纪初期的匈牙利，卢卡奇的父辈已经被高度世俗化，不再恪守犹太教律法；对于基督教的不同教派，卢卡奇无疑更加认可关注人神直接交流的新教，特别是基督新教思想中的神秘主义。这种内化到德国浪漫主义思想中的神秘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宗教改革运动。<sup>④</sup> 根据卢卡奇的自述，他在中学时期便是“坚定的无神论者”。<sup>⑤</sup> 在20世纪

<sup>①</sup> Istvan Meszaros, *Lukacs' Concept of Dialectic* (London: The Merlin Press, 1972), 19.

<sup>②</sup> 刘象愚：《卢卡奇早期的美学思想》，第70页。

<sup>③</sup> Evelyn Underhill, *Mysticism: A Study of the Nature and Development of Man's Spiritual Consciousness* (New York: E.P. Dutton and Company, 1912), x.

<sup>④</sup> Ferenc L. Lendvai, "Religion in Georg Lukacs' World View," *Trames*, no. 1 (1997): 160.

<sup>⑤</sup> *Ibid.*, 161.

初，尼采“上帝已死”这一振聋发聩的声音影响了包括卢卡奇在内的一大批欧洲知识分子。倘若上帝已死，人们失去了维系其认知的价值标准，那么人们未来希望的根基与指向又如何界定？这是当时卢卡奇借由宗教所思考的核心问题。在1915年4月写给保尔·恩斯特（Paul Ernst）的信中，卢卡奇表示：“我们和我们的的心灵终究是唯一的本质；即使所有的永恒事物都是一个先验，心灵的客体化……都不外乎是纸币，它只有在能够与黄金兑换的时候才有价值。”<sup>①</sup> 换言之，在卢卡奇看来，心灵与心灵的客体化是完全不同的，体制性宗教在某种意义上将超验性客体化，这在当时的卢卡奇看来是不可取的。卢卡奇看重的是个体心灵在现代性语境中的救赎。韦伯的妻子玛丽安将当时活跃在韦伯知识分子圈里的卢卡奇描述为具有弥赛亚情结的年轻人，认为他拥有一种携带末世希望品格的使命。这里所言的弥撒亚情结和末世希望，只是卢卡奇诉诸宗教语言所表达一种内在化维度复兴的渴望，并非传统的神学概念。换言之，在卢卡奇看来，他所使用的“宗教”一词与“形而上学”的相似点体现在它们在本质上虽然具有自身特质性（idiosyncratic），但都绝非指向宗教意义中的彼岸世界。<sup>②</sup> 正因如此，卢卡奇在《小说理论》开篇所描述的理想社会虽然充满神学乌托邦式的想象，但其中传达或言说的却绝非某种宗教教义：

对那些极幸福的时代来说，星空就是可走的和要走的诸条道路之地图，那些道路亦为星光所照亮。那些时代……世界广阔无垠，却又像自己的家园一样，因为心灵里燃烧着火，像群星一样有同一本性。世界与自我、

---

<sup>①</sup> 卢卡奇：《卢卡奇早期文选》，张亮、吴勇立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88页。[Georg Lukacs, *Lu ka qi zao qi wen xuan*, trans. ZHANG Liang and WU Yongli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188.]

<sup>②</sup> Mary Gluck, *Georg Lukacs and His Generation, 1900-1918*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150-151.

光与火，它们明显有异，却又绝不会永远相互感到陌生，因为火是每一星光的心灵，而每一种火都披上星光的霓裳。这样，心灵的每一行动都变得充满意义，在这二元性中又都是圆满的。<sup>①</sup>

卢卡奇这里所描述的同质性的理想社会没有自我与他者、人与自然的分裂，那时的个体之所以不会感到孤独是因为他与整体从未分割，内在性与超验性是统一的。如果说传统意义的上帝已死，那么以理想的古希腊社会为总体性模型，在当今社会寻找人类的终极目标（或蒂利希所言的“终极关切”），便是卢卡奇早期思想的核心。这一终极目标是回溯总体性尚未被破坏的原初状态，按照宗教的术语便是携带弥赛亚品格的伊甸园指向。这种携带弥赛亚品格的伊甸园指向彰显了一种具有浪漫主义情怀的反资产阶级态度。在当时的资产阶级社会，劳动分工的高度发展带来人的全面异化，人类失去了回望至善至美之物的能力，成为现代性社会中碎片化的个体。很明显，卢卡奇受到了韦伯从宗教角度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影响，在韦伯看来，新教伦理造就了异化的现代性世界。卢卡奇晚年曾坦诚自己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韦伯的方法审视马克思的，因此无法从根本上扬弃韦伯思想中的非理性因素。<sup>②</sup> 换言之，建基在宗教传统中的非理性因素对卢卡奇早期思想具有深远的影响，这种非理性因素主要表现在犹太—基督传统中的神秘主义上。神秘主义思想作为非理性传统的重要遗产，存系在不同的宗教资源中。卢卡奇是欧洲基督教文化语境中成长起来的犹太思想家，无论他是否承认犹太传统和基督教传统对自己

<sup>①</sup> 卢卡奇：《小说理论——试从历史哲学论伟大史诗的诸形式》，燕宏远、李怀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19-20页。[Georg Lukacs, *The Theory of the Novel: Historico-philosophical Essay on the Forms of Great Epic Literature*, trans. YAN Hongyuan and LI Huaitao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8), 19-20.]

<sup>②</sup> 刘象愚：《卢卡奇早期的美学思想》，第173-174页。

的影响，我们会发现卢卡奇独特的宗教思想混杂了基督教的因素和犹太传统的因素。<sup>①</sup>这种独特性在很大程度上蕴含在犹太—基督教神秘主义之中。

## 二、卢卡奇宗教思想中的基督教神秘主义

究其实，卢卡奇早期思想中的神秘主义是应对人类超验的无家可归状态的一种策略，正如前文《小说理论》的开篇所言，在幸福的时代，人类不会迷失自我，因为星空地图为人类指明了归家的方向，而现代性社会剥离了人类对超验性维度的诉求，使人类在精神上流离失所。在《小说理论》中，卢卡奇借由小说这种文学体裁，探究存在的意义，他认为小说所体现出的客观性是“男性成熟的洞见，即意义绝不会完全充满现实……这种现实没有意义就将瓦解成无本质的虚无”<sup>②</sup>。上帝对这个世界的离弃“暴露为无实体性，暴露为紧密性和可穿透性的非理性混合”。<sup>③</sup>这种非理性因素主要体现在神秘主义思想中。对卢卡奇而言，借由神秘主义寻找生命的终极问题，这是对物化世界的一种积极回应，因为神秘主义从外部的物质世界进入内在的精神世界，它聚焦人类在精神层面上与上帝合一的神秘体验，这本身就是寻找真我，回归本源的举措，是对物化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反叛与解构，同时也是在这种解构中积极寻求建构。在卢卡奇看来，上帝已死或言人类世界被上帝遗弃是其思想的理论预设和基础。卢卡奇在《小说理论》中多次提及“上帝的远离和缺席”“上帝所抛弃的世界”“没有上帝的世界”。<sup>④</sup>在古希腊时代，神灵给人指明道路，

---

<sup>①</sup> Judith Marcus, *Georg Lukacs and Thomas Mann: A Study in the Sociology of Literature*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88), 138.

<sup>②</sup> 卢卡奇：《小说理论——试从历史哲学论伟大史诗的诸形式》，第79页。

<sup>③</sup> 同上，第81页。

<sup>④</sup> 同上，第81、84页。



“安全的气氛始终环绕着他们”，而生活在现代性社会的人只能诉诸心灵，诉诸“一种根本性的心灵努力，只关心本质的事物”，这是一种心灵的渴望，“即对家乡在何处的渴望”，这种渴望使心灵“通向本质，回到家园，因为对于这种心灵来说，它的自我性就是家园”。<sup>①</sup>此时的卢卡奇无意在信仰层面接受上帝，但却借助神学话语和宗教传统，以期解决现代性的诸多问题，这本身就彰显出一种张力或言卢卡奇版本的辩证法，我们要理解卢卡奇后期马克思主义思想，是无法脱离神秘主义中这种弃绝此世又无法维系彼岸的辩证法品格的。当然，卢卡奇的神秘主义是一个广义的概念，他并没有对其中的神秘仪式、神秘体验、密契知识等层面加以区分讨论，他更多的是借用有限性与无限性的合一，表征一种主观反思性的体验，即“不会有把握住意义的赋形感；这些体验是在被上帝离弃的世界上生活所可能获得的最接近本质的体验”。<sup>②</sup>

德·胡蒙（De Rougement）认为，在德国浪漫主义传统中，西方人的心灵之旅是用神秘主义的方式践行的，这种神秘主义“试图实现超越所有局限的理想目标”<sup>③</sup>。对卢卡奇而言，其早期作品中彰显出来的基督教神秘主义植根于德国浪漫主义传统，在探究生命现实的过程中，卢卡奇借由这些作品表征并重估了主体性的反思经验：

生活是一种光明与黑暗的无序：生活中任何事情都不能完全实现，任何事情都没有结局；新的混乱的声音总是与曾经听到过的过去的嘈杂之声融合。一切都在流动，一切都在杂混，这种杂混无法控制且不纯净；一切都被毁坏了，被捣碎了，没有事物可以走向成熟，拥有真正的生命。活着就是活到死：但生命意味着没有任何

<sup>①</sup> 卢卡奇：《小说理论——试从历史哲学论伟大史诗的诸形式》，第77、79页。

<sup>②</sup> 同上，第114页。

<sup>③</sup> 同上，第43页。

事物可以完全活到死。生命在所有的可想象的存在中是最不真实的非生命。<sup>①</sup>

这种最不真实的非生命状态非常普遍，而真实的生命状态则是在经验生活之外的，它可以在神秘主义的狂喜和万有的合一中实现，神秘主义强化了生命体验中人与万物的合一，“神秘主义者的真实存在只有在所有差异永远消逝的时候才开始”。<sup>②</sup> 神秘主义消弭了主体与客体的对立，转变了生活的不真实性和不确定性，使生活清晰可辨，让人们重新感受并成为一种总体。因此，只有神秘主义（卢卡奇有时称为“神迹”）才具有“上帝面容前的真实”，上帝面前不再有表象与实质、事件与命运的对立，上帝面前的价值创造了真实。<sup>③</sup> 这种神秘主义意义上的真实如同永远无法言说的神祇，“他会发出沉睡在人内部的神祇的声音，这种声音在生活中降格为哑然；内在性的神祇将超验性的神祇唤醒”。<sup>④</sup> 可以看到这一时期的卢卡奇对神秘主义的核心问题（如灵魂和救赎）有一种“近乎病态的关注”。<sup>⑤</sup> 他聚焦上帝、超验性、本质等概念，并频繁引用柏拉图、普洛丁（Plotinus）和德国神秘主义思想家艾克哈特（Meister Eckhart）等人的观点。如他将柏拉图的《对话集》称为“神秘主义者的文本”<sup>⑥</sup>；而他对神秘主义经验的描述与艾克哈特的“退隐”（Abgeschiedenheit）概念非常相似。退隐在艾克哈特看来是一种习惯，即人类从自身和万物中放弃自我。退隐的内涵是脱离一切受造物，远离尘世，远离任何会消逝

<sup>①</sup> Georg Lukacs, *Soul and Form*, trans. Anna Bostock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74), 152-153.

<sup>②</sup> Ibid., 160.

<sup>③</sup> Ibid., 153.

<sup>④</sup> Ibid., 154.

<sup>⑤</sup> Victor Zitta, *Georg Lukacs' Marxism, Alienation, Dialectics, Revolution: A Study in Utopia and Ideology* (Netherlands: Springer-Science+Business Media, B.V., 1964), 45.

<sup>⑥</sup> Georg Lukacs, *Soul and Form*, 3.

的东西，在自身中持守自身。<sup>①</sup> 换言之，在艾克哈特看来，如果想借由退隐在心灵中寻觅神性，我们必须放弃万物的多样性，指向上帝或无限接近上帝。卢卡奇作品中的苦行思想（asceticism）便呼应了退隐。卢卡奇的苦行思想是对生活中所有光鲜之事的弃绝，伟大的爱总是和这种苦行思想相关。<sup>②</sup> 苦行者寻求与不可言说者的合一，从而达到无法想象的高度，这从本质上说就是神秘主义的。这种不可言说者同时亦无法接近、无法表征，卢卡奇从中找到了一种被压抑的乌托邦思想。<sup>③</sup> 究其实，这是一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浪漫主义式的反抗。T.E.休谟（T.E. Hulmes）认为，如果你不信上帝，那么你就开始相信人就是上帝；如果你不信天堂，那么你就开始相信尘世中有天堂，浪漫主义是一种分裂的宗教。<sup>④</sup> 借由神秘主义，具有准宗教品格和批判特质的浪漫主义精神充斥在卢卡奇早期的作品中。有意思的是，他言说的基调仍然在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之间摇摆，这一点与卢卡奇的犹太身份高度契合。

### 三、卢卡奇宗教思想中的犹太神秘主义

卢卡奇在晚年曾明确表明犹太教对自己的思想发展毫无影响，这是因为在卢卡奇看来，正统犹太教沿袭的教义就是资本主义的文化表征，而犹太神秘主义与正统犹太教完全不同，前者蕴含着真正的犹太遗产。我们可以说卢卡奇独特的宗教思想混杂了基督教的因素和

---

<sup>①</sup> 张振华：《海德格尔与埃克哈特大师：以断离和任让为核心》，载《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第21页。[ZHANG Zhenhua, “Heidegger and Meister Eckhart: A Study on Abgeschiedenheit and Gelassenheit,” *Journal of Tongji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no. 1 (2018): 21.

<sup>②</sup> Georg Lukacs, *Soul and Form*, 55, 94.

<sup>③</sup> Victor Zitta, *Georg Lukacs' Marxism, Alienation, Dialectics, Revolution: A Study in Utopia and Ideology*, 97.

<sup>④</sup> T. E. Hulme, *Speculations: Essays on Human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Art*, ed. Herbert Read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0), 118.

犹太传统的因素。就其思想中犹太神秘主义的层面，卢卡奇受到布伯（Martin Buber）和布洛赫（Ernst Bloch）的影响，聚焦主客体的交融与万物界限的消弭。1914年，卢卡奇的好友巴拉兹（Bela Balas）在日记中表示，卢卡奇在当时开始关注自身的犹太性。<sup>①</sup>卢卡奇从1911年开始就与布伯通信，一直到1921年，特别是在1915年卢卡奇仔细阅读了布伯有关神秘主义的书籍。卢卡奇对布伯作品中体现出来的神秘主义非常感兴趣。他曾就布伯的《神名大师传说》（Legend of Baalshem）和《拉比纳赫曼的故事》（Story of Rabbi Nachmann）撰写评论，评论的题目就是《犹太神秘主义》（Jewish Mysticism），同时卢卡奇还将自己的《心灵与形式》寄给布伯。在《犹太神秘主义》中，卢卡奇表示希望读到有关神名大师的更加完整的版本，以便从中学习犹太神秘主义传统的相关知识。<sup>②</sup>卢卡奇作品中对苦行思想及其神秘主义内涵的探讨，其中就包含着犹太神秘主义的维度。如前文所述，苦行思想意味着对生活所有繁华之物的弃绝，其中蕴含着对属世生活的反抗与批判，这种弃绝孕育着一种希望，即“产生极其强烈感情的斗争的狂喜”<sup>③</sup>。这种狂喜在卢卡奇看来是神秘主义经验的顶峰，它会强化生活，使经历狂喜的生命融入万物，并导致万物之间界限和区别的彼此消弭；与之相关联的神迹具有摧毁所有形式的力量，其本质就是具有排他性的自我合一。<sup>④</sup>在布伯的《神名大师传说》中，有专门一章探讨犹太神秘主义中的“Hitlahavut”，即狂喜。作为犹太神秘主义运动中的重要派别，哈西德（Hasid）所宣扬的教义对存在并不进行分割，存在呈现出的是多样性，而非二元性。<sup>⑤</sup>借由狂喜这一

<sup>①</sup> Paul R. Mendes-Flohr, *Divided Passions: Jewish Intellectuals and the Experience of Modernity*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1), 101.

<sup>②</sup> Ibid.

<sup>③</sup> Georg Lukacs, *Soul and Form*, 56.

<sup>④</sup> Ibid., 159-160.

<sup>⑤</sup> Martin Buber, *The Legend of the Baal-Shem*, trans. Maurice Friedman (London: Routledge, 2002), xiii.

哈西德神秘主义的重要概念，人们可以触碰生活的意义，摆脱自然、时间与思想的界限；狂喜每时每刻都会出现，人的一言一行皆与此相关。<sup>①</sup> 狂喜并非“瞬间陷入永恒”，而是寻觅发现上帝的道路，这对有限性便意味着寻找无尽的终点。从另一个角度说，狂喜永远是即将来临和即将获得的，即便狂喜是终点，那么这个终点也是最终性的否定，而非最终的肯定。<sup>②</sup> 这种否定便是一种对无限可能性的敞开，一种具有解放维度的、连接内在性与超验性的中介。

此外，卢卡奇当时的好友，同为犹太人的布洛赫对卢卡奇犹太神秘主义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与卢卡奇同为“星期天社交圈”成员的匈牙利文学家艾玛·里托克（Emma Ritook）在1913年曾写信提醒卢卡奇，认为卢卡奇当时表达的概念与观点具有浓厚的神学色彩，这与卢卡奇深邃的思想并不相符，而她最早了解到这种神秘主义的思维方式，是在布洛赫那里听来的。<sup>③</sup> 虽然卢卡奇没有明确表示布洛赫对其犹太神秘主义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二人思想之间的共生与演进还是可以彰显出这一点的。布洛赫所倡导的“乌托邦精神”建基于过程哲学，而人类理性的语言无法尽然表达过程性的存在，过程性存在中应然与实然的张力似乎只有从神秘主义中才能找到力量。<sup>④</sup> 受到布洛赫的影响，卢卡奇在犹太传统，特别是犹太神秘主义思想中找到了一种普遍化的弥赛亚主义。<sup>⑤</sup> 犹太神秘主义传统凸显了上帝与伦理的结合，在这一语境中，先知（犹太传统中的批判者与思想家）的思考源自一种伦理冲动，即他们无法抗拒上帝的真理从自己口中言说

<sup>①</sup> Ibid., 3, 5.

<sup>②</sup> Ibid., 4, 5.

<sup>③</sup> Judith Marcus, *Georg Lukacs and Thomas Mann: A Study in the Sociology of Literature*, 198.

<sup>④</sup> 陈影：《恩斯特·布洛赫文化批判思想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55-56页。[CHEN Ying, *En si te bu luo he wen hua pi pan si xiang yan jiu*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9), 55-56.]

<sup>⑤</sup> Mary Gluck, “Lukács, György,” in *The Yivo Encyclopedia of Jews in Easter Europe*, [https://yivoencyclopedia.org/article.aspx/Lukacs\\_Gyorgy](https://yivoencyclopedia.org/article.aspx/Lukacs_Gyorgy) (accessed on Jan. 29, 2020).

出来，他们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上帝话语的容器。<sup>①</sup>成为上帝话语的容器无疑指向了倒空自身，完全与上帝合一的神秘主义要旨。卢卡奇在《小说理论》中明确阐述了这一点：“如果神秘主义者舍弃了自身，并完全献身给了上帝，他就是自由的”；其中体现出的“实质伦理的崇高标准，根源于使一切完美的上帝的存在，根源于拯救的理念”。<sup>②</sup>这便与前文所言的弥赛亚主义链接了起来。这种弥赛亚主义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即末世情怀，以卢卡奇为代表的犹太知识分子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这种携带末世希望的弥赛亚主义的影响，这种建基于世俗救赎的弥赛亚主义被卢卡奇称为“无神论的宗教性”。它之所以是“无神”的，是因为卢卡奇思想的起点便是上帝所抛弃的世界，这种上帝缺席的世界就是“走到尽头的主体性的自我扬弃”<sup>③</sup>。它之所以是“宗教性”的，是因为早年的卢卡奇与马克思类似，把宗教作为言说自己理论的基础与批判的起点。在宗教中，特别是在神秘主义的遗产中，卢卡奇找到了自己当时绝望之情的表达方式，神秘主义中所蕴含的辩证法促使卢卡奇后来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 四、宗教维度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关联

1917年，卢卡奇在申请海德堡大学教职的简历中，写道自己具有“新教信仰”。<sup>④</sup>但在后来，特别是卢卡奇加入匈牙利共产党之后，很难再见到卢卡奇有类似的信仰表述。其中的主要原因恐怕是早期卢

---

<sup>①</sup> Judith Marcus, *Georg Lukacs and Thomas Mann: A Study in the Sociology of Literature*, 140.

<sup>②</sup> 卢卡奇：《小说理论——试从历史哲学论伟大史诗的诸形式》，第82页。

<sup>③</sup> 同上，第84页。

<sup>④</sup> 卢卡奇：《卢卡奇自传》，李渚青、莫立知译，杜章智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年，第206页。[Georg Lukacs, *Record of a Life: An Autobiographical Sketch*, trans. Li Zhuqing and MO Lizhi, ed. DU Zhangzhi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1986), 206.]

卡奇的信仰诉求，或言其思想中的宗教之维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整合到了马克思主义中。究其实，卢卡奇早期思想中的宗教维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是具有某种内在的关联性的。这种以神秘主义为载体的宗教性，在很大程度上关联着现实的救赎，它弃绝此世又无意维系彼岸，其中所蕴含的辩证法品格指向了卢卡奇后期所接受并践行的马克思主义。正如布洛赫所言：“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合理性（rationality）指向并维系自身，这种行为与……神秘主义并无二致。”<sup>①</sup> 在这一逻辑链条下，卢卡奇的神秘主义思想体现出了辩证的品格，但这种辩证品格本身并没有实现自身的条件，其实现只能借助马克思主义。在卢卡奇的时代，所有的辩证法都是分解的症候（symptom of dissolution），辩证法具有内在性的问题意识，它是内在化问题意识的象征，也是其表达方式；马克思主义同样具有一种内在化的能力，特别是将超现实的、超理性之物内在化的能力，这种内在化同时将神秘主义转化为实践。<sup>②</sup> 实践的核心作用在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Theses on Feuerbach）第11条中已经被有力地阐明了：“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sup>③</sup> 卢卡奇在《心灵与形式》中明确表示，一旦某物具有了问题意识，救赎便会在这种可质疑性中萌生。<sup>④</sup> 这种具有神秘主义品格的救赎一旦客体化和现实化，便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特质形成了契合的空间。卢卡奇将之称为“精神的贫困”，即一种携带历史视角的行动哲学。卢卡奇是在神秘主义的语境中使用这一术语的，其本质是将所有的思想转化为行动。卢卡奇

<sup>①</sup> Ernst Bloch, *Heritage of Our Times*, trans. Neville and Stephen Plai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135.

<sup>②</sup> Victor Zitta, *Georg Lukacs' Marxism, Alienation, Dialectics, Revolution: A Study in Utopia and Ideology*, 32, 37.

<sup>③</sup>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6页。[Karl Marx, “Theses on Feuerbach,” in *Marx and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3*, ed. and trans.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Bureau (Beijing: The People's Press, 1956), 6.]

<sup>④</sup> Georg Lukacs, *Soul and Form*, 15.

在1912年曾撰文《精神的贫困》（*On Spiritual Poverty*）来探究这一术语。卢卡奇认为“精神的贫困就是摆脱生命糟糕的无限性的方法”，它混合了若干具有悖论性的主题，如人性之爱与神性恩典、本质性的生活与自杀、无法理解的渴望与拥有等。<sup>①</sup> 精神的贫困体现在诺斯替（Gnostic）式的行动主义者身上，诺斯替的原义为知识，对于这些人而言，知识便是行动，便是对本质如何赋予生命之类问题的具有救赎属性的回复。在卢卡奇看来，诺斯替式的行动主义者是“善者”，善者便是世界等待的神一人，即充满辩证性的弥赛亚。他“如白纸般洁净，（但）命运在其中书写了荒谬的秩序，这一秩序将会被盲目地、不计后果地、残忍地物质化”。<sup>②</sup> 人们对意义的需求是绝对的，而体现在内在性与超验性、行动与思想、环境与个体之间的失调，产生了此世生活与意义的脱节，即现代社会中人类的超验的无家可归状态。卢卡奇“精神的贫困”的概念旨在告诉人们需要从积极的角度，弃绝纯粹的精神，即通过精神上的贫困，在时间和历史的维度中挖掘并实现一种辩证性：

我们必须这样生活：我们的生活没有任何价值和意义，我们应时刻准备把生活献祭给死亡；不，我们时刻等待并准备好把它献祭给死亡。但我们必须用所有的力量和感官，热情地生活。因为，我们只是一件器皿，是具有精神样式的唯一器皿；启示的酒酿只能倾倒在我们之中，只有在我们之中，通过我们，它的真正的启示、它的化体（transubstantiation）才能出现。……器皿势必要洁净；这种洁净是……灵魂的同质性、一致性。<sup>③</sup>

<sup>①</sup> Victor Zitta, *Georg Lukacs' Marxism, Alienation, Dialectics, Revolution: A Study in Utopia and Ideology*, 55.

<sup>②</sup> *Ibid.*, 62.

<sup>③</sup> *Ibid.*, 219.



卢卡奇的这段表述结合了辩证法与神秘主义的维度，具体表现在一种对异化语境中人类生活经验的否定，同时在这种具有批判性品格的言说中维系着变革的希望与指向。这里可以看到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的影子，因为神秘主义彰显出来的超越性维度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人的存在的内在化，这种与辩证法的否定性和革命精神链接的人本主义品格就是卢卡奇版本的宗教。换言之，宗教对于卢卡奇而言并不是信仰的选择，而是一种人本主义的立场。卢卡奇借助宗教方面的思想资源重塑了人本主义的立场，这种立场已经不是抽象的人道主义，而是蕴含革命伦理的具体内容。<sup>①</sup>从这个意义上看，就不难理解卢卡奇之后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和发展了。

## 五、结语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8条中，马克思表示：“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sup>②</sup>因此，宗教思想中体现的神秘主义思想本身便存在着走向实践化的可能性，它与具有实践品格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具有内在的关联性。重审卢卡奇的早期思想，我们会发现其特点是继承与发展并存，多样性与一致性共生。卢卡奇继承的是欧洲思想传统，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的衣钵，在寻求进步与真理的过程中，逐渐从新康德主义向新黑格尔主义转变，从而具有了后期过渡到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品格。其中的多样性体现在早期的卢卡奇受到韦伯等诸多同时代思想家的影响，在理性主义传统与非理性主义思潮的碰撞中，激

---

<sup>①</sup> 张双利：《宗教与革命的伦理——兼论卢卡奇与布洛赫的思想共生关系》，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年第1期，第136页。[ZHANG Shuangli, “Religious and Revolutionary Ethics: On the symbio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Lukacs and Bloch,” *Marxism & Reality*, no. 1 (2010): 136.]

<sup>②</sup>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5页。

发了卢卡奇探究人类的生存境况、寻找人类救赎道路的多重探索。在这一复杂的思想格局中，犹太—基督神秘主义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早期的卢卡奇一直在试图寻找一种言说自己精神诉求的中介，从最早的新康德主义到浪漫主义莫不如此，神秘主义作为卢卡奇早期浪漫主义思想的深化，具有浪漫主义所没有的“拯救生活的力量”。<sup>①</sup> 晚年的卢卡奇在回忆写作《心灵与形式》的过程时说道，当时他感到需要“抓住现象的多面性（不能用抽象理论来掌握）。感觉到个别现象不同方面的同时性，希望找出把它们与广泛的一般实体（总体）联系起来的非机械方式”，为了做到这一点，卢卡奇最后寄希望于阿克哈特大师。<sup>②</sup>

---

<sup>①</sup> 卢卡奇：《卢卡奇早期文选》，第176页。

<sup>②</sup> 卢卡奇：《卢卡奇自传》，第23页。

## 参考文献 [Bibliography]

### 西文文献 [Works in Western Languages]

- Bloch, Ernst. *Heritage of Our Times*. Translated by Neville and Stephen Plai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 Buber, Martin. *The Legend of the Baal-Shem*. Translated by Maurice Friedman. London: Routledge, 2002.
- Gluck, Mary. *Georg Lukacs and His Generation, 1900-1918*.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 \_\_\_\_\_. "Lukács, György." In *YIVO Encyclopedia of Jews in Eastern Europe*, 2010. [https://yivoencyclopedia.org/article.aspx/Lukacs\\_Gyorgy](https://yivoencyclopedia.org/article.aspx/Lukacs_Gyorgy). Accessed January 29, 2021.
- Hulme, T. E. *Speculations: Essays on Human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Art*. Edited by Herbert Read.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0.
- Lendvai, Ferenc L. "Religion in Georg Lukacs' World View." *Trames*, no. 1 (1997): 159-166.
- Lukacs, Georg. *Soul and Form*. Translated by Anna Bostock.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74.
- Macus, Judith. *Georg Lukacs and Thomas Mann: A Study in the Sociology of Literature*.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88.
- Mendes-Flohr, Paul R. *Divided Passions: Jewish Intellectuals and the Experience of Modernity*.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1.
- Meszaros, Istvan. *Lukacs' Concept of Dialectic*. London: The Merlin Press, 1972.
- Underhill, Evelyn. *Mysticism: A Study of the Nature and Development of Man's Spiritual Consciousness*. New York: E.P. Dutton and Company, 1912.
- Zitta, Victor. *Georg Lukacs' Marxism, Alienation, Dialectics, Revolution: A Study in Utopia and Ideology*. Netherlands: Springer-Science+Business Media, B.V., 1964.

### 中文文献 [Works in Chinese]

- 陈影：《恩斯特·布洛赫文化批判思想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CHEN Ying. *En si te bu luo he wen hua pi pan si xiang yan jiu* (A Study of Ernst Bloch's Cultural Critique).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9.]
- 刘象愚：《卢卡奇早期的美学思想》，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1期，第71-80页。[LIU Xiangyu. "Aesthetics in Lukacs' Early Thoughts." *Journal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no. 1

(1991): 71-80.]

卢卡奇：《卢卡奇自传》，李渚青、莫立知译，杜章智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年。[Lukacs, Georg. *Record of a Life: An Autobiographical Sketch*. Translated by LI Zhuqing and MO Lizhi. Edited by DU Zhangzhi.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1986.]

卢卡奇：《卢卡奇早期文选》，张亮、吴勇立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Lukacs, Georg. *Lu ka qi zao qi wen xuan* (Georg Lukacs' Early Works). Translated by ZHANG Liang and WU Yongli.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卢卡奇：《小说理论——试从历史哲学论伟大史诗的诸形式》，燕宏远、李怀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Lukacs, Georg. *The Theory of the Novel: Historico-philosophical Essay on the Forms of Great Epic Literature*. Translated by YAN Hongyuan and LI Huaitao.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8.]

马尔库什：《生活与心灵：青年卢卡奇和文化问题》，衣俊卿等译，载《卢卡奇再评价》，阿格妮丝·赫勒编，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32页。[Markus, Gysrgy. "Life and Mind: Young Lukacs and Cultural Issue." Translated by YI Junqing et al. In *Lukacs Reappraised*. Edited by Agnes Heller, 1-32. Harbin: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Press, 2011.]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6页。[Marx, Karl. "Theses on Feuerbach." In *Marx and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3*.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Bureau, 4-6. Beijing: The People's Press, 1956.]

张亮：《卢卡奇早期思想发展及其思想史效应：100年后的重访》，载《学习与探索》，2018年第11期，第142-150页。[ZHANG Liang. "The Early Thought of Lukacs and Its Effect in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Revaluation after 100 Years." *Study & Exploration*, no. 11 (2018): 142-150.]

张双利：《宗教与革命的伦理——兼论卢卡奇与布洛赫的思想共生关系》，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年第1期，第132-140页。[ZHANG Shuangli. "Religious and Revolutionary Ethics: On the symbio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Lukacs and Bloch." *Marxism & Reality*, no. 1 (2010): 132-140.]

张振华：《海德格尔与埃克哈特大师：以断离和任让为核心》，载《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第19-27页。[ZHANG Zhenhua. "Heidegger and Meister Eckhart: A Study on Abgeschiedenheit and Gelassenheit." *Journal of Tongji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no. 1 (2018): 19-27.]